



金鸡梦

唐曾孝 著

漓江出版社

金鸡梦

唐曾孝 著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鸡梦/唐曾孝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4. 4

ISBN 978-7-5407-6943-7

I. ①金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21439 号

组 稿:杨志友

责任编辑:杨志友

封面设计:牛晓锐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后地村村北工业区 邮编:101109)

开本:960mm×690mm 1/16

印张:23.5 字数:360 千字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 001 ~ 10 000 定价:4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(电话:010-80599760-812)

开场白 金鸡落窝

1991年12月28日,是金鸡岭召开特区成立庆典大会的大喜日子。人们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——

观赏盛大庆典观礼的热闹,
观赏名胜古迹修葺后的风光,
观赏改革开放的成果!……

前几天,一对中年男女,朝着金鸡岭广场姗姗走来,在竖着召开庆典大会的宣传广告牌下停了步。

他,留着分头,穿着深蓝色的西服,熨烫平整,配上马甲;左手腕上戴着劳力士表,具有沉着、稳重的气质。他戴着眼镜,微微笑着,迈着方步,甩着两手,潇洒自然地往前走。

她,烫着短卷发,穿着黑色针织的灰色上衣,藕色直条纹西裤,半高的皮鞋,一身没有首饰,穿戴有模有样,气质异常迷人,两个笑窝在两颊一荡一荡,一双眉毛弯成月牙,平稳自然地尾随在他的后面。

两人来到了广场的进口,心灵几乎是同时在呼喊:游子回来了!

这时,“广播歪”孟大富迎面而来,看到前面走来的这对中年人,是多年不见的“建癫子”两夫妇。“广播歪”敲了敲脑壳,呀,“建癫子”回来了。“癫子”是过去的事,是他脸上的一块“伤疤”;现在他是大功臣,不能再叫他“建癫子”了,应该叫他“蒋老文”。“广播歪”笑开大嘴与这对中年人打招呼,握手言欢叫他“大功臣”。随后,他用双手做成喇叭,大声吆喝起来:“快来看呀!蒋老文夫妇回来了啊!”

这喊声——

特别的响亮,

特别有韵味，
特别诱人！

听到吆喝声，在这里筹备庆典大会的人赶紧跑了过来，有金鸡岭旅游开发总公司董事长孟成真，村党支部书记孟生富，副村长孟求吉，村民组长孟秋富等很多人。大家一看是他们两夫妻，根本不是什么蒋老文夫妇。人们疑惑不解，喊着“广播歪”说：“你乱说什么，怕是脑子灌了水，有病了，是不是看到了蒋老文老祖宗的魂魄？”

说着，大家走过来，惊喜地把两位中年人围得水泄不通，与之握手、打招呼、拉近乎。

孟成真问道：“干弟，干妹，从国外回来了？”

他点了点分头：“嗯！”

她酒窝里荡起笑波：“是呀！”

展示了各自的护照。

孟生富问道：“叶落归根，回来不走了吧？”

他又点了点分头：“嗯！”

她酒窝里又是荡起笑波：“是呀！”

展示了各自的聘任书。

孟求吉说：“舍不得家乡，好样的！”

他再次点了点分头：“嗯！”

她酒窝里再一次荡起笑波：“是呀！”

展示了各自收到的请柬。

.....

人们互相问好，寒暄，好不亲热……

他，就是申国建；

她，就是申国建的妻子赵荷花。

“广播歪”双眼望着苍天，大声地诠释人们的疑惑：“蒋老文呀蒋老文，你的传人今日回来了！”

“蒋老文的传人，这就说对了。”

大家热烈鼓掌，认可这个定义……

蒋老文是两百年前设计、建设金鸡岭的大学士、文化祖师爷。“广播歪”把申国建说成“蒋老文”，是一个尊敬的比方。是的，申国建是戴着博士桂冠从国外归来，不是当今的“大学士”吗？他设计了三个村联合建设旅游城的规划图，与孟成真等人一道，团结众乡亲，把金鸡岭打造成旅游特区，不是设计上的当代“文化祖师爷”吗？

金鸡岭，坐落在都庞岭上，与金牛岭、金龙岭，合成笔架山。每个岭方圆数平方公里，散居孟、申、蒋、史等姓数百户农家。金鸡岭在中间，号为老大，两旁站着金牛岭和金龙岭，是为兄弟。每个岭瑰丽多彩，各具特色。三个岭中，以金鸡岭风景最秀丽，是人杰地灵的神奇之地。《舜州志》记载，这里有八景：飞瀑凌空、鸟坳奇观、脱壳月亮、庵树风钟、观音坐莲、卵石呐喊、赌桥风流、古树仙骨。还有首诗单道金鸡岭的风光：

山水辉映万福地，八景神奇景绚丽。

金鸡落巢九天生，人杰地灵富门第。

这里不仅风景秀丽，还有着美丽的传说：很久以前，九天仙界一对浑身金黄色羽毛的金鸡，在金鸡岭落窝，生下一窝十只金灿灿的小金鸡。小金鸡长大了又生小金鸡，有福气、讲孝道的村民，时不时揽到小金鸡，捡到金鸡蛋，就是一坨金灿灿的黄金，暴发成为财主。于是，金鸡岭人做起了“金鸡梦”，逐渐养成“一敬二揽”的独特风俗。敬，就是敬拜金鸡，每年六月三十日定为金鸡节，由村上大祭；每月初一各家各户小祭。揽，就是村民们上山打柴割草，边走边唱《揽金鸡》歌：“小金鸡，米米米。跟我来，我爱你。好耍个，嘴吃腻。”金鸡成了金鸡岭灿烂辉煌的坐标，“金鸡梦”成了金鸡岭人世世代代追求的人生伟大奋斗目标。金鸡岭人开展“一敬二揽”活动，为圆“金鸡梦”发财拼命奔波，自信“勤俭为先，金鸡梦圆”，成为富翁。

这种美好的“金鸡梦”曾困扰了金鸡岭人达数百年之久。村民们前仆后继地拼搏着，含辛茹苦累倒了，爬起来又干；上一代累死了，下一代接着干。如此一人接一人，一代接一代，循环复始，矢志不移，圆了“金鸡梦”的只是凤毛麟角。其实，这“金鸡梦”是蒋老文有意设计出来的“理想之梦”，用来诱惑后人发财的。因为里面装着拼搏发财的“信仰”和“希望”。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吹暖了金鸡岭人的心窝子，一拨子人如党支部书记孟生富带领申中财、孟求吉等村民在家种田，发展农林畜牧业；另一拨子年轻人，如孟成真引领申国建、赵荷花等村民，进城办企业和经商，出国学本领，城乡结合，艰苦奋斗，奇迹在这里出现了：进城出国的发了财，返乡开发；守望家乡的人富裕了，积累了资金。两股力量同舟共济，办起了金鸡岭旅游开发总公司，齐心协力把小小山村的金鸡岭，打造成旅游特区的县级单位，终于圆了梦寐以求的美满“金鸡梦”。

昔日被贬为“建癫子”，今日被誉为金鸡岭“文化祖师爷”蒋老文传人的申国建，与他的妻子赵荷花，一同回国参加金鸡岭特区成立庆典大会。

金鸡岭大变了，昔日的小山村，今日成了旅游城！

这里有一块大幅宣传广告牌——

胜利召开金鸡岭旅游特区成立庆典大会
——热烈欢迎四方朋友参加观礼

这宣传广告牌昭示着申国建、赵荷花两夫妇,以及孟成真、孟求吉、孟生富、申中财、牛娇莲、申国新、孟大发等金鸡岭人,怀着朦朦胧胧的“金鸡梦”,走过一条风风雨雨、曲曲折折,却又令人瞠目结舌、十分着迷的创业之路……

目 录

开场白 金鸡落窝 / 1

春卷 奔走富路

- 第一章 “小神童”进城“吃螃蟹” 大口岸拥来“巨贾佬” / 2
- 第二章 “朱克思”推行“象棋论” “李圣人”认输下“大山” / 37
- 第三章 “申半仙”刷掉“穷对联” “养鸡王”办起养鸡场 / 76
- 第四章 “尽缺德”左道进城去 横下心超越先富者 / 114

夏卷 激烈较量

- 第一章 致富潮澎湃涌暗流 钱眼里跑马出了轨 / 146
- 第二章 富裕后恋爱变了味 夺女人闹成一锅粥 / 161
- 第三章 “朱克思”唤醒“钱癫子” 帮民企正道搞竞争 / 192
- 第四章 两对手出外取富经 “禾鸡鸟”各自奔东西 / 206

秋卷 喜事频传

- 第一章 “神童崽”圆了“金鸡梦” 爹老子进城不忘农 / 224
- 第二章 两老人嬉闹黄昏恋 一家子乐得翻了天 / 245
- 第三章 “李圣人”摆平厮斗案 两首富舒心大发展 / 265
- 第四章 两冤家同时办喜事 两“活鬼”久别喜相逢 / 284

冬卷 结局奇特

- 第一章 “二度梅”好事多磨难 圆破镜幸福来敲门 / 304
- 第二章 大孝子捐献养鸡场 请老人进城享清福 / 319
- 第三章 “尽缺德”鬼混坐长牢 “辣椒婆”探监劝忏悔 / 331
- 第四章 “建癫子”出国读博士 两夫妻归国报恩德 / 344

闭幕话 金鸡飞翔 / 358

春卷 奔走富路

—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春天般茁壮成长

第一章 “小神童”进城“吃螃蟹” 大口岸拥来“巨贾佬”

1

春天,绽放鲜花似的笑脸,爬上柳梢,南风轻拂,万物复苏。

日历倒流到公元1981年,时代的巨人迈着轻盈的步伐,莅临人间,披着绿装,带着金黄,笑嘻嘻地走来了。

孟成真怀着喜悦的心情,第三次进城去发财……

朝阳区在县委书记朱友朋的率领下,大力推行他的“象棋理论”,普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农村有了剩余劳力。接着,城市企事业的改革与之对接,全国改革开放蓬勃开展。邓小平同志发表了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的重要讲话,国家发出“农民进城”的伟大号召,并在城里设立农民街,建设农民城,制定农民进城的优惠政策,工商企业广招农民工,敞开大门让“泥腿子”进城,给“自在王”——农民们提供了进城发财的大舞台。

“自在王”,是农民自己总结出来的形象化语言,说的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农民搞生产有了自主权,可以自主生产计划,自己支配耕作时间,获得的劳动成果,完成国家任务和上交后,剩下的都是自己的。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令,符合上面的政策,任何地方可以去,五花八门的事情可以搞。

这一战略性举措,为全国农村增添了新生机。与全国亿万农民一样,金鸡岭村的村民们也当了“自在王”,一个个跃跃欲试,都想进城去发财。孟成真高兴得眉毛都在笑,从头到脚,暖洋洋的。他的思想之苗像春笋般破土而出,萌发了第三次进城的意念。

城里敞开了大门!

城里人热情招手!

城里遍地是黄金!

可是,对于孟成真来说,第一次进城和第二进城,在他脸上留下两块“疤痕”,他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一想起来,他心里像倒了一瓶五味子,甜酸苦辣一股脑地涌出来。唉!真是出了大洋相,丢了大面子。树怕剥皮,人怕丢脸。他一脸的尴尬,咬牙切齿,愤愤不平,像怒狮般咆哮起来,挥着大手发起了血誓:第三次进城,一定要使出全身解数往前闯,下定决心圆了老爸孟求吉那个“金鸡梦”的美好理想和夙愿,雪洗第一次和

第二次进城的奇耻大辱——

把脸上的“疤痕”除掉它，
把丢掉的面子挽回来，
把人生的尊严夺回来！

孟成真，西瓜般的脑袋，水灵灵的眼睛，粗黑的眉毛，宽额大脸上常常荡漾着笑波。他从娘肚子里滚落于地时，父亲把他取名叫孟成真，意思十分明确，就是让他接下自己揽金鸡的班，圆了美好的、发大财的“金鸡梦”，梦想成真。

憧憬“自在王”美好愿望的孟成真，欢欣鼓舞，喜不自胜。村民小组召开专题会议，讨论如何致富的问题。为“自在王”三个字，孟成真与盛雪特发生争论，竟打起架来，打得头破血流。

这是全国农民喜闻乐见的称谓，是报纸大讲特讲、大宣特宣的亮点，他们两人怎么为“自在王”三个字打起架来了呢？——

……原来，村上有个叫孟大发的土秀才，写得一手好打油诗，农村里叫顺口溜。孟成真向孟大发学习，想自己写出一首顺口溜，歌颂“自在王”，用来鼓舞大众，可思考酝酿了好几天，写不出来。在这个村民小组讨论社员快速致富的会上，孟成真拿着茶杯喝了口水，怂恿孟大发说：“大诗人，‘自在王’这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好题材，你还不大显身手，笔下生花写出好诗来？这种代表中国一个时代的大题材，写得好可以登天摘仙桃，得大奖的。”

许多社员附和着孟成真的话，连被称为“建癫子”的社员中国建，也忍不住掺和了进来。只见他敲了敲自己的脑袋，说：“我好小的好好的小。……”意思是要不自己的脑子……我来写了。他赞同孟成真那个主意，鼓励孟大发快快写出来。

“好个屁！”哪晓得这时突然冒出了个“屁”字来。这“屁”字像炸响了一颗炮弹，把写诗的兴致炸成了肥皂泡。大家一看，说出这个“屁”字的是盛雪特。只见他眼珠灼灼地瞪着孟大发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这种臭题材不要去写！”

盛雪特是退下来的原大队长，孟成真和中国建等很多村民脸上的“疤痕”，都是他一手栽上去的，他也来参加了这次会议。他是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辞职的，提起这事心里就冒火，便乘机抢话插了一嘴。他那“屁”字一出口，会议一下冷了场，孟成真那火热身子顿时凉了下來，他气恼得五脏六腑都要炸开了，猛然一股血脉冲到脑顶，像凶猛的狮子那样愤怒起来，打雷般地吼道：“哼！你说这话才是屁话！你水平太臭了，连疯人‘建癫子’都不如，白披了人皮子。”

这位盛雪特，下巴尖尖的，眼睛灰蒙蒙的如玻璃球，脸庞扁扁的如倒三角形的眼镜蛇，是个左撇子，以害人为乐事。本来盛雪特是孟成真父亲一辈的，孟成真吼了一

声后,不等盛雪特回嘴,就像呼牛唤马一般,大声喊着盛雪特的名字,骂了起来:“盛雪特,你狗咬耗子多管闲事。我没与你说话,你插什么嘴?捣什么蛋?”

相骂无好口。这两个生死对头,一下就接上了火,交上锋,说不出一句好话来。

“你敢骂人?”盛雪特抬起头,鼓起玻璃球眼珠,也哼了一声,怨恨着说:“孟成真,蠢猪崽,你有你的嘴,我有我的嘴,你说你的,我说我的。河水不犯井水,为什么我说不得?”

见盛雪特顶嘴骂自己,火上添柴又加油,孟成真水灵灵眼睛生出火来,硬硬的拳头掐出水来。他觉得盛雪特过去的账还没来得及清算,现在又来找人家的麻烦,是自讨苦吃。对这样的人不让他吃点苦头,是不得认错的,不得服输的,不得回头的。上了火气的孟成真,愤怒得嘴里的话像把刀子一样,甩飞过去:“盛雪特,你不要踩着人家的门框管别人的事。我的话还没说完,你灾狗抢屎插进来捣拌什么。此一时不是彼一时,你还想称王称霸,站在我头上屙屎吗?”话音一落,孟成真手一抬,愤愤然地把杯里的热茶水,“呼”地一股脑地抛洒在盛雪特的脸上,将茶杯往地上一摔,“嘭”一声砸得粉碎,并捏紧拳头,做好用拳头来代替继续说话的准备。

盛雪特哪肯善罢甘休,他抹一把脸上的茶水,忍着烫伤痛,三角形脸庞显得更加狰狞,向前跨了一步,捏起左拳头,使着猛劲甩了过来。孟成真脑壳一偏,没有被打着。盛雪特又抓孟成真的头发,还是没抓着。孟成真低下头,挠起盛雪特的下身,两人纠缠在一起。接着,两双手搅过来,两双脚踢过去。后来是互相抱着对方的腰子,孟成真用一只脚一捣,一下子就把盛雪特绊倒于地。盛雪特挣扎着要爬起来,孟成真双腿跨上去,坐在盛雪特身上,使之动弹不得,打起了嘴巴仗。

嘭!嘭!嘭!孟成真接连几拳头打在盛雪特的胸脯上……

这架打得好精彩!人们嬉笑着,在一旁欣赏热闹。“建癫子”打了个空心筋斗,笑得蹲下地捧着肚子,脸上显出得意的神色。

怕打出大事来,几个社员走上去,把他两人扯开,扶起身来,推得各自东西,会议不欢而散……

孟成真和盛雪特都流着血,嘟着腮帮,不干不净地互相咒骂着。

盛雪特想起自己当大队长时,何等的威风,现在虎落平阳被犬欺,心里很是恼恨。他不仅想起如何恢复昔日的辉煌,还想起了母亲的爱,如果母亲在身边,哪会出现这等倒霉的事呢……

“这诗还是快些写出来吧!”孟成真走到孟大发的面前,堆着笑脸招了招手。孟大发读书那时喜欢搞文学创作,因为家里经济拮据,初中毕业,父亲拿不出学费来,没法续读,就留在家里务农,当了记工员,兼村上广播员。他钻山打洞找新闻,时不时编写

成顺口溜，在乡里的墙报和县报上发表。办农业合作社时，社里买回一部拖拉机，乡里征稿宣传这个新生事物。他挥笔写下一首这样的顺口溜：

社会主义新事多，社里买了机拉拖。

只冒烟来不吃草，犁起泥坯如飞梭。

什么“机拉拖”？对这首打油诗，不少村民提出了善意的质疑，问他本来是拖拉机，你怎么写成“机拉拖”？说他是歪嘴巴，写的不是打油诗，而是打水诗。他脑壳一歪，嘴巴一翘，说：你们不懂文学，文学来自生活，高于生活。质疑的人嬉笑着，就把“广播歪”的绰号安到他头上了。大家以为他接受不了。他却想，这绰号有个“歪”字，许多名诗人的歪诗正是名诗。他倒是笑嘻嘻地认了。

孟成真把挥起的手放下来，请孟大发快点写出诗来。

为写“自在王”的诗而造成了孟成真与盛雪特吵嘴打架，这诗还要继续写吗？要是过去，孟大发不得写了，现在盛雪特从大队班子退出来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村民们纷纷怂恿他撰写“自在王”的诗，是对他有写诗才能的确认。孟成真回过头来，鼓励他继续写。连不醒确的“建癫子”也起哄要他写。他从口袋掏出一把纸来，给孟成真擦去了头上的血迹，摸了摸自己的脑壳，眉头一皱，笑嘻嘻地眯起眼睛，思考起来，很快一首顺口溜便出炉了：

自主种田劲昂昂，自由自在“自在王”。

穷汉变富脸流油，农民成了发财狂。

孟成真把这首打油诗背得烂熟，一天到晚笑着脸当歌唱。

“自在王”是前后两个时代对比而言的。深受极“左”迫害的孟成真，更感到“自在王”的甜。过去，在“左”的大环境下，农民的手脚被这根无形的索子捆得打了死疙瘩，只能死守本乡本土要泥巴巴，哪里都不让去，什么事都不让搞。你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真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明啊！孟成真曾试验过两次，受到的苦处终生难以忘却，成了他生平中的一块茅厕的臭粪板子，一件海天海地的奇耻大辱。

即便是孟成真第一次和第二次进城谋发展，被盛雪特在脸上栽下两个“伤疤”的苦难遭遇……

2

记忆的隧道，把孟成真带回了八年多以前“左”字的时代——

……那是1974年年尾，队上搞年终分配，社员们侧着耳朵，眼巴巴望着会计，等待他公布悦耳动听的分红。谁知念了几户的分红数字后，下面唧唧啾啾，会计心里的

火“嘭”地燃了起来，放下分红名册，不肯念下去了，好像是掰翘要“罢工”。农民苦干了三百六十五天，出现一年中的最大喜事，怎么成了个鼓鼓的“生气球”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原来，在宣布分红会上，孟成真春风满面，眯起水灵灵眼睛，舒展黑幽幽的眉头，把嘴巴对着孟求吉的耳朵，单刀直入，说：“爸，今年我初中毕业，参加了集体劳动，与去年相比，全家工分增加许多，收入应该高出一截吧？”

“还用说，应该比去年要高一些。”孟求吉方方正正脸庞上现出紫铜色的神色，纵横的皱纹里流淌着笑河，给儿子的提问作了肯定的回答。

会计咳了一声，要大家别说话了。他清清嗓子，摊出分红名册，庄重地宣布：社员们为革命种田，辛苦了一年，每个劳动日分红二角二分八厘。然后，他宣读各户的分红数额。社员们一个个竖眉翘首，洗耳恭听，会场静得如平湖的水。

念了许多户是透支亏欠户，与会者在下面叽叽喳喳，议论起来：做牛苦奔一年还倒挂，真是太造孽，哪有心思舞阳春，种庄稼……

一片好心情的会计，听了大家的议论，头上像淋了毛毛雨。他挥了挥手，说了声肃静，接着往下念：“孟求吉，全年收入 644.52 元，除去粮食款和其他预支，可支现金 55.12 元，平均每人收入为全队第一名。”那“全队第一名”几个字，像唱歌的高旋律特别响亮，特别悦耳，特别动听！

“哗！”许多社员伸出舌头，鼓起掌来，哗啦哗啦的：“这么多啊！”

受到大家的赞许，孟求吉理应是高兴的，愉快的，忘情的。可是他听到这个数字，一颗鲜红如炭火之心，像猛然倒了一瓢冷水，“嘭”地爆响了，一双眸子像金鱼眼睛一样鼓了出来，脸吊下来黯然失色，说多难看就有多难看；窘得手足无措，嘴角扭曲着，痴痴地望着儿子，埋怨之声像火山一样喷吐出来：“多得多？为革命种田像奔牛，‘辛辛苦苦干一天，不值一包经济烟’。儿子办婚事需要购置三大件，哪晓得连一部自行车也买不起，还说多，莫把人气得进棺材？”

孟成真的眉毛扭成了疙瘩，宽额大脸涨得通红，疑惑地说：“爸，是不是会计算错了，今年我们一家，比去年的工分多得多，怎么收入和去年平平坐，不差上下呀？每年过年都说今年平平过，明年买马坐，不但买不起自行车，连把软椅子也买不回来。”

“算错了”这话本来很平常，查一查就行了。今年分红值比去年少，会计只要做点解释，说清这个情况，习以为常地明白了，大家是没得意见的。可是，会计觉得孟求吉父子是怀疑自己，也像泼下一盆冷水在自己头上，心里发了堵，脸不由得变成了猪肝色，猛然站了起来，眼睛向上一翻，张开嘴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“唾”一声，愤愤地把算盘一啄一拖后，往桌上一扔，说：“你讲什么？是不是说我账上有鬼，老实告诉你，本

会计两袖清风,可以查账。”说完,他脚一跺,火冒三丈:“老子不干了。”他收起账簿和分配表,提起算盘就要离走,不肯往下宣读各户的分红数字了。

其实,这是双方产生了误会。孟家父子认为会计是个好会计,你看,他右手抓住算盘,像鸡啄米般往上一啄一拖,“吧”地响一声,算盘上下两桥的珠子便分开了。大家痴痴地看着这个生动的细节,心里羡慕会计耍珠算的绝顶技能。是啊,会计虚心向内行和专家学习,学到这一手绝技,曾在一次全县珠算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。孟成真心里在想,会计是个好得没话说的人才,业务熟练,管理也严谨,堪称红管家。有这样的会计管家,社员放得十二个心,是毫无意见的。孟求吉之所以说出这些情绪激昂的话,不是对会计有意见,而是对集体生产有看法。会计过去好话听多了,这下听到他父子俩发牢骚的对话,就要罢工了。

孟求吉只好把憨厚的脸庞强打出笑容来,说些好话下台阶圆场。他歉疚地说:“哎呀,我的好会计,你不要误会,我不是说你什么,是说搞‘大呼隆’生产,‘做多做少一个样,做好做坏一个样,做细做粗一个样’,搞活路鼓不起干劲,我们金鸡岭条件这么好,生产也搞不好,分起红来僧多粥少,钱袋空空荡荡的。”

大家围上来,好话说了一箩筐,会计才坐下来继续宣读分配表。

孟成真本来气得捏起的拳头扎得出水来,经会计这么搅拌,他是火上浇油,一腔怒火煮得熟牛脑壳。见父亲这么圆场,他自知此时发不得火了,便放松了拳头,缓冲地低下头,把指责别人改为埋怨自己。他不无怨言地说:“一个堂堂男子汉,劳动一天不如母鸡生枚蛋,工分狗屎不如,还有什么搞头?”他抬起西瓜脑袋,胸怀怨气走出队部,在胸膛上“砰砰砰”,狠狠拍了三拳头,喊出了一个落地有声的口号:工分不打倒,农民富不了!孟成真暗暗立下一个开拓进取的宏愿——

出外闯世界,

进城奔前程。

脚腿出水就是泥。

刚刚走上大社会的孟成真,思想上便背上了一个“工分”一个“钱”字的包袱!这有什么办法呢?

这一晚,孟成真辗转难眠,把“钱”字和“工分”筑起来的“围墙”思过来想过去。一个大活人难道叫尿憋死不成?用什么方式去挣钱购买“三大件”呢?当然,在家耕田种地也是一种挣钱的方式。干爹申中财对孟成真说的那番话萦绕在他的耳际:“朱克思”把现行的生产方式比作军棋,按长官意志生产和办事,一级管一级,一层管一层,官大压死人,下一级毫无权力,毫无作用,只能听上级的,错了也要听。生产搞不好,收入少,社员分不到多少报酬。“朱克思”还说过,搞生产应该像下象棋那样,规定

权力范围,规范行动方式,各人都有自己的权力,不存在一级压一级、官大压死人的问题。这才是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农民有自主权,生产搞得好,集体收入高,工分做得多,工分值又高,收入的钱自然会多。孟成真盼望着这一天早点到来,可是心里没得底,不知牛年马月才能突破这走军棋的“围墙”,实行生产走象棋呢。

“朱克思”是县里有名的杂牌理论家,他的象棋理论能不能实现还要打个问号呢!农民还是讲现实吧!孟成真摸着宽额大脑在想:我父子有捕野鸡的法宝,那就上山捕捉野鸡,等着“朱克思”说的“走象棋”生产模式那好戏到来吧!

孟成真把父亲那一套捕野鸡的把子拿出来鼓捣了一番,笑嘻嘻地准备上山去捕野鸡,为进城发财积累一点资金。谁知猛然涌现了天下一大奇闻,打破了他的梦想。

这天晚上半夜时分,不知什么原因,村上的狗群“汪汪汪”吠叫不停,雄鸡连续鸣叫了半个小时。这种异常现象引起村民们的关注,怀疑是不是要发生地震一类的大事,纷纷从床上爬起来,慌慌张张做逃生的准备。只见树枝哗哗地响,麻雀从四面八方飞来,聚集在树上叽叽喳喳。有人说只怕是先知先觉的麻雀子在开会商量重大事情。商量什么重大的事情呢?就不得而知了。随后,麻雀子一个个跃上天空,结成一列列队伍,直往“鸟坳奇观”景点飞呀飞呀,大家惊慌得无以名状,闹腾了一个晚上没睡觉。第二天一早,孟成真等几个好奇的年轻人,爬到鸟仔坳去查看,吃了一大惊,只见石崖之下死了成千上万的麻雀子,都是头部流血而死。报告有关部门来调查,化验分析,确认是麻雀头撞崖石,集体自杀。

孟成真想道:只怕是禽类对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严重抗议吧。麻雀子开会集体自杀,野鸡也不能生存下去了,没野鸡捕了,那就搞小商小贩吧。但要投入资金,本钱从何而来?这时农闲了,生产队仍不放人出去搞副业。他想自己才从学校回来,生产队不在乎这么一个不会搞农业的“小奶崽”(方言,意为小孩子)。他想到自己能刻一手好字,发挥这个特长,无本挣钱,那就出去闯荡一番,试验一下冲破生产队的大“死圈”和挣工分的“围墙”,挣一些钱回来购买“三大件”,也未尝不可。

第二天雄鸡“喔喔喔”叫白,孟成真一骨碌爬起床,洗漱后,便去找蒋燕姣,向她亮出昨天晚上酝酿的想法。

在学校读书时,孟成真就与蒋燕姣恋爱了。蒋燕姣双眼皮,小眼睛,是三大校花之一。他俩谈妥,准备长满年龄就结婚。眼下两人见了面,孟成真眉开眼笑,抓着蒋燕姣的手,劈头就说:“我要进城了。”

“进城?”蒋燕姣深感蹊跷。

孟成真本来想让蒋燕姣惊喜一番,又想测一测她脑海里成家立业的深浅,捂着嘴抖动了一下身子,玩起猫腻来。他说:“你猜一下,我进城干什么?”

对这个蚊子掐了脑壳的无头无脑问题，蒋燕姣不知如何回答。孟成真见蒋燕姣不开口，便摊开牌，说我要豁出去挣钱，把结婚用的“三大件”购置回来。蒋燕姣惊疑地盯着孟成真，心里在想，都说城里的钱是螃蟹，你一个刚从学校门出来的小奶崽，就想进城挣钱，有吃螃蟹的胆量吗？能挣得到钱吗？她又想到，孟成真进城是为两人结婚买“三大件”的，不能泼他的冷水。蒋燕姣扬起了眉头，看了一眼孟成真，低头勾着指头，在心里猜测起来：做生意嘛他一来没头本，二则太年轻，做苦工吃不了那个苦，也赚不了多少钱。看孟成真那么神秘兮兮的样子，莫非他进城是去找广州市文化局局长，做点野鸡标本（他曾卖过野鸡标本给那文化局局长）？可是山上没多少野鸡可捕了。实在猜不出他出去干什么。蒋燕姣抬起头来，抿着笑嘴，摇着脑袋，后脑壳那头发也摇晃起来。她实在猜不出来。

孟成真右手伸进口袋，猛然掏出一件东西来，高高举起扬了扬，那东西显着亮晶晶的光泽。他满怀信心，笑着说：“一把刻刀走天下，靠它去挣钱。”

蒋燕姣认识这把刻刀，孟成真曾用这把刀为许多同学刻了图章，也为自己刻了一颗，很是精美好看，要刻刀的确是孟成真的特长。她脸上两个美丽的酒窝堆满了笑，情不自禁地拍着手，一个甜美妖娆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发挥刻刀的优势，好得很，我支持你。”

孟成真高兴地回到家里，把自己的想法和蒋燕姣的态度告诉了父亲。

孟求吉频频点起方方正正的脑袋，表示赞同，扬起眉，笑开嘴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别人说你是‘小神童’，聪明能干，有艺术细胞，我相信你会超过你爹，那就出去闯一闯，也许会闯出路子来，抱个金鸡回来！”

孟成真以会友的名义，去找生产队长孟秋富请假。孟秋富一口答应下来。孟成真微微一笑，向队长一鞠躬，感谢他的关照，便离开金鸡岭……

这是孟成真第一次进城。白天，他昂着西瓜脑袋，去中小学校和旅游景点帮人在水笔上刻龙凤、花草、名字和旅游景点，深受喜爱。他几角钱收进来，死死地捏着，凑起来换成元票。走进厕所把整钱放进绣着牡丹花的钱包里。上不起馆子，孟成真便去小摊贩，早晨只吃一碗汤粉，中午走到哪里就在那里吃一碗面，是那样寡淡的清汤面。晚餐吃一碗白饭泡蛋汤，骗骗肚子，就过了一天。晚上，他哪敢睡旅店，只得上半夜进汽车站，后半夜进火车站，躺在排椅上打两次盹，就算过了一夜。

在排椅上睡觉，是孟成真想出来的省钱的办法。他睡下去不久，不知为什么，像掐了脑壳的蚊子，猛然呼地站了起来，“啊”的一声大喊，手忙脚乱地挎着自己的东西，急不择路飞快地往候车室门口跑出去。旅客们被惊醒过来，看他神情慌乱的样子，以为他是个疯子。